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解父冤

守節全貞非容易，被人輕薄堪憐。報父報子理當然，孝能將冤解，尤把仙桂攀。巴州劉有儀，祖輩好善，三代功名，家極富足。祖孝廉，父廩生，俱有品德。有儀生來秀雅，穎悟非常，有神童之名。十三歲以幼童入學，十六歲即中道光庚子科舉人，乃將幼聘徐氏接回。正是：

時才名登金榜，又遇花燭洞房。
極盡人間樂事，不殊織女牛郎。

因年少新婚，未曾進京，次年即生一子，取名少卿。正值科場，其父即逝，父憂方滿，又丁母艱。母服甫除，妻又廢命。未及續弦，收拾琴書進京會試，路過夔府，歇玉川棧。

正街樓上對門，王姓兩代寡婦，家亦富裕。那寡婦之媳姓張，乃舉人張文秀之女，乳名玉英，美麗無雙，兼之詩詞歌賦，琴棋書畫，無不通曉。其母愛如環玉，以為香閣領袖、仕女班頭皆出我家，時常對人誇獎。文秀曰：「女兒容顏美麗，體態妖嬈，言詞柔媚，詩賦才高，惜乎少渾厚之象，猶恐薄命堪憂，務須配一才郎，使他心滿意足，方無意外之虞。」因此年已二八，尚未字人。後聞王定邦十八歲入泮，正在擇配，文秀命媒說合。定邦久知其名，歡喜應允，迎娶過門。正是：郎才女貌，郎貌女才。金童玉女，下世同偕。人人贊美，個個誇獎。那知定邦幼年喪父，驕養太過，習於嫖賭好氣，專愛唆訟戩事，兼有功名財勢，房班盡都研賀，害得人傾家氣斃者無數。至丙午科下場，遇著冤鬼，把平生惡孽寫於卷上，自縊而死。其母與玉英聞信大哭，膝下又無兒女，請人盤屍回家安埋。其母朝夕痛哭，玉英只得勸慰，誓願守節、撫子承祧，其母心才寬些。從此玉英居孀，倒還真心，常住一樓，足不履地。其樓兩間，外樓臨街，玉英間或推窗散悶。那日正逢劉有儀亦開窗眺望，一見玉英，神魂天外。

各位，這劉有儀平日不道邪言，不履邪徑，也算品學之士，誰知見了玉英就如遇魔，再丟不開，心想：「天地間那有這樣絕世佳人？若能與他說句話，親下膚，就死也心甘！」遂問么師，么師曰：「此王秀才遺妻張玉英，凡詩賦琴棋，件件精通，是夔府第一個有才貌的女子。夫死守節，極其真心，樓居數年，足不履地，不會婦女，只調經典，又是第一有節有操之婦。」有儀聽了，如水潑面，好生莫趣，想：「他不會婦女，怎能穿透？哦，有了，聞他善琴，不如用琴勾引。」遂將琴調和，彈司馬相如《鳳求凰》之曲，又彈《關雎》一節，復將自己意思作成歌詞，邊唱邊彈：

劉有儀撫瑤琴自嗟自想，論根基我也算世家兒郎。
我祖父遺下了黃金萬兩，與兒孫又置買千畝田莊。
大瓦房八九重光輝響亮，後龍山梧桐樹常棲鳳凰。
三代人讀詩書名登金榜，單生我劉有儀苦讀寒窗。
十三歲入龔門聯捷鄉榜，父母死方除服妻入黃梁。
丟下我孤單單朝夕惆悵，未得個美佳人匹配鴛鴦。
或處女或寡婦我都要講，只求他有才貌滿腹文章。
巴州城遍訪過無一上相，略有才又無貌總不重揚。
今日裡在房中倚窗憑望，見一個美佳人蓋世無雙。
訪得他原配夫早把命喪，這佳人立志節苦守冰霜。
此樣人真令我口念心想，他若肯匹配我倒也相當。
到後來做了官接到任上，配一對美夫妻地久天長。
有儀一連撫琴三夜。

且說玉英守節，雖一塵不染，卻有顧我自憐、臨妝怨命之態。及見有儀，回想丈夫何等才華，何等恩愛，至今獨守空樓，垂頭喪氣，好不感傷。夜聞琴音，心中大怒，曰：「我是何等人物，那來狂生敢以琴音挑戲！」意欲告知婆婆，命人將他恥辱，又想：「他雖挑戲，未說我名，問也奈他不何。」次夜聞琴心中愈怒，想道：「我夫若在，狂生怎敢？」思前想後，一夜無眠。三夜又聞琴音，心想：「你這狂生把姑娘當作煙花下賤，待我將琴回他一曲，把我玉潔冰清會於琴上，也使狂生知我才華節烈！」即撫《黃鶯》之曲，又彈《柏舟》之詩。有儀聽了知其貞操，復又細心融會，音中卻帶抑揚飄蕩，心情撩亂之象，忽大喜曰：「此婦可動！」

時店後有一老姆，有儀請他進房，告以心事，求其進言。老姆曰：「此婦從不會人，何處進身？」有儀教以說詞，送銀一錠，曰：「以此相酬，事成還有重謝。」老姆喜允。侯丫鬟出來，謂曰：「店有狂徒，說你大娘空話，特來告知請究。」丫鬟入稟，玉英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叫他進來。」老姆上樓，玉英問曰：「他說我的啥空話？」老姆曰：「倒無別話，不過憐惜之詞。他說大娘是天下第一個有才貌的佳人，可惜遭逢不偶，將明珠美玉墜於污泥，異卉奇花落於幽谷，不能置之名園畫閣，為高人才子賞鑒耳。大娘啥，依老身想來，他言實在不錯！只因前人定禮，護衛男子，挖苦婦人，所以如此，老身實為不平。」玉英曰：「何謂護衛，怎叫挖苦？」老姆曰：「大娘啥，你看男子娶親，死了一個又接一個，還有三妻四妾的，二人有講有笑，夫婦朝歡暮樂，白日攜手唱和，夜晚交頸同宿，何等安逸，何等自在！若婦人死夫，拿個『節』字把你捆著，弄得孤孤單單，悽悽惶惶，話無人講，事無人商，心驚膽怕，日短夜長，輾轉不寐，淚濕枕裳，實為造孽，言之痛心！這且不講。惟有梳頭挽髻，穿耳束腰，薰體搽面，又把腳包，可憐熬痛忍疼，將那一尺魚舟裹成三寸蓮瓣，受了無限辛苦，方才修成。把你關在空房，將無雙美麗，不能鬧裡爭光；蓋世儀容，難於人前顯眾。大娘，你說憂不憂人？若是男婦一樣，你看劉老爺那副才貌，那宗品德，那樣溫和，比令先夫還高百倍！倘把大娘娶來配合，豈非天地生成一對美夫妻乎？」玉英曰：「虔婆，原是來作說客！不看年老，定把你頭毛扯盡，賤筋抽完，方消我恨！」叫丫鬟拿皮鞭趕下樓去。

老姆抱竄而歸，告知有儀，有儀曰：「無傷也，與我買活丫鬟，待我自去。」老姆拿銀一錠送與丫鬟，告曰：「劉某今夜要來會你大娘，求你方圓，莫關窗門。」丫鬟見銀，那知利害，一口應允。半夜人靜，有儀用梯上樓進窗。玉英此夜輾轉不寐，聽響喊賊，丫鬟曰：「待我去看。」有儀拿根玉釧，低聲教他如此去說。丫鬟進內稟曰：「劉老爺來拜見大娘。」玉英大驚，怒曰：「放你的狗屁！他是男子，怎拜婦人？快叫人捆綁送官！」丫鬟曰：「使不得，外人知道，說壞大娘聲名。他來拜望，一見即走，是無礙的。」即將玉釧呈上。玉英曰：「感他癡情，准他一見，叫他不要妄想！」有儀聽得忙進內去。玉英不見則已，誰知一見，把持並無，二人竟成苟合，早去晚來，情同膠漆。耍了一月，玉英催速起身，以私蓄銀百兩、玉蓋一隻相贈，約定場後會與不會，都要來接，灑淚而別。至京，場中不快，因而落第。後進挑選場，考得一等，分發河南歸德府永城縣正堂。時有工部侍郎蘇公，膝下無子，只生一女，因擇婿太過，二十二歲尚未字人，見有儀貌美才高，欲招為婿，令媒說合。有儀先尚推辭，及聞此女才貌雙全，家富無子，心想結了此親才有銀子，上任又有靠山，可以升官辦缺，遂納聘迎娶過門，果美。蘇公出銀調力，走馬上任，遂把玉英一段恩情付之流水。

再說玉英，自有儀去了，半年無音，腹中有孕，請人到巴州訪問，回說已經另娶，今到河南上任去了。玉英痛恨，朝夕啼哭，看看將要臨盆，是夜傷心哭泣道：

提起了劉有儀銀牙咬斷，不由人這一陣悔爛心肝！

想奴家出世來容顏美豔，習詩文精書畫出口成篇。
二爹媽他把奴當作寶玩，擇女婿總說要才貌雙全。
嫁王郎也算是天從人願，容秀美家富豪義重如山。
不幸得年輕輕就把命短，丟奴家守空樓獨枕孤眠。
後遇著劉有儀天殺賊漢，一見奴就勾引夜把琴彈。
引不動又上樓自求烟眷，奴因此才被拉了下山。
呀，天殺的賊呀！

只說你有品德不把心變，榜發後自然要接奴團圓。
那知他另娶妻去為知縣，丟得奴暗地裡口喊皇天。
呀，莫良心的賊呀！

把孽種遺腹內將要生產，你叫我用何計把命保全？
呀，斷香煙的賊呀！

你不隸莫留根到還得，就失節也不致把命摧殘。
活生生把奴家拉下岩岸，身有孕就做鬼也不安然。
呀，砍腦殼的賤呀！

可惜我好福澤餘資萬貫，從今後再難享一文半錢。
呀，拋刀山的賊呀！

可惜我美花容筆難描染，弄得我到陰間罵名來傳；
可惜我好才學人人稱羨，卻被你弄得來不值一錢。
呀，下油鍋坐地獄的賊呀！

可惜我守冰霜一塵不染，數年的苦功勞被你折完。
到而今只落得悔之已晚，自痛恨自嗟怨薄命紅顏。
看看的東方上紅日將現，用紅綾來打點好上陽關。

玉英哭了一夜，又罵丫鬟曰：「都是你賣主求榮，引鬼入宅，把我蓋世奇才，無雙美麗，弄得一朝殞絕，好不痛煞人也！死而有知，定要索爾狗命！」遂自縊而死。他婆婆聞死十分心痛，後見肚大，問知其故，曰：「這是我過於愛惜，未曾提防之過也。」草草祭葬不題。

再說劉有儀上任年餘，一日在鄉宦家弔喪，有客閒談，說他弟在夔府貿易，聞那裡有一絕色佳人守節自縊，滿城之人都在嗟歎，可惜一個才貌雙全女子。有儀聽得，問其姓名，駭得魂不附體，想：「我棄他乃一時之錯，諒他不過怒罵而已，豈知竟丟性命！他既死了，怎饒得我過？倘來索命，如何下台？」又想：「惟善可以解冤，正心可以壓邪，我不如正心修身，立功辦善，他來之時我也有個躲處。」於是雪冤辯屈，息訟愛民，與利除弊，圖治慮精，永城百姓無不戴德沾恩，歡呼稱頌。

再說玉英死在陰曹，怨氣難消，去對冥王哭訴冤情。冥王曰：「你守節就該立志，之死靡他，為甚隨波逐浪，敗名喪節？是你自作自受，死不足惜！」玉英曰：「小女守節數年，足不履地，被劉有儀三番兩次勾引壞事，並非淫奔可比。況有儀勾引所最傷心痛根者，一有容貌，二有才學，三有功名，把持較難，而拒絕尤更不易。且又有老姆進言，丫鬟受賄，均皆有罪。還望王爺原諒！」冥王命造有儀冊子，判官念曰：「劉有儀，十三入學，十六中舉，三十殿翰，五十六歲拜相。因奸寡婦，一筆削盡。念他祖父善功浩大，格外留情，知縣終身。」冥王曰：「先只玷節，可以留情，今欠命債，應宜抵償，以為士子貪淫之戒。老姆、丫鬟皆宜報應，以為勾引之戒。」即將牌票付與玉英。玉英到家，見丫鬟正在樓邊，現出形來，駭跌而死；尋到店中，老姆正與店主口角，使他縊死。即到河南永城，見縣內祥光繚繞，瑞氣氤氳，心內驚疑。走至城門，神荼阻曰：「有儀善政，鬼服神欽，凡有冤債，不准入城，要等時衰，方可找尋。」玉英死阻，每夜在城邊啼哭。城中百姓聞鬼哭不止，請官驅逐。有僅心內明白，不敢出城，令百姓在城外醮謝不題。

再說玉英守了三年，不能進城索命。一日，見土地從城內出來，玉英問：「進城何事？」土地曰：「桂院有文，說劉有儀之子少卿今科該中，令城隍查有儀功過，為你這賤婦的事又剷除了。」玉英聽得，心想：「我在此三年，仇不能報，生不能投，如何了結？不若去索他兒子的命，父欠子還，理之常也！」遂來至成都，正逢入闈，玉英進去找尋。

且說劉少卿聰明類父，品學俱優，十六歲入泮，即赴鄉試，心想聯科及第。入闈之夜，忽然一股冷風把燭吹息，見個黑影一晃。少卿大驚，轉身只見黑影立於面前，即拱手問曰：

時才燭花結紅蕊，一股陰風吹息燭。

鬼呀！

可憐十年寒窗苦，只望功名播皇都。

你來號房因何故，莫非到此尋丈夫？

「呸！呸！呸！要來索你的命！」

聽一言來魂不住，轉身跌了一坐徒。

起來看見一冤婦，手拿繩索淚如珠。

你這冤鬼莫錯誤，我是劉生苦讀書。

平生未把良心負，勿得號房亂動粗。

且將冤情說清楚，要我性命也心服。

少卿說畢，見鬼婦向他撲來，駭得一跤跌在號板，順手拿著講書拿來擋住，說道：「你你你！是甚甚甚麼冤魂？就要索命，也當把情由來歷說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死也心甘。若是你這樣兒把我扯去，二世還要報仇，索你的命！」那鬼婦便不動身，開言說道：

來開言不由我珠淚滾滾，且將我冤屈事細說分明。
家居在夔州府正街住定，我的名就叫做張氏玉英。
奴的夫王定邦已把學進，丙午科入闈場一命歸陰。
丟下奴守節操冰霜凜凜，劉有儀進京遇見奴思淫。
在店中用琴音前來勾引，撫一夜又一夜要動奴心。
奴氣急用瑤琴回他一韻，也使他知奴的節烈堅貞。
他聽琴竟使人來把親定，奴拒絕他大膽親自上門。
奴雖是殘花柳碧玉無損，做夫妻曾結下海誓山盟。
臨行時約榜後自有音信，或登科或下第都要來迎。
那知他一去了渺無形影，可憐奴守空房有孕在身。
奴也曾請人去巴州探問，才知他在京師另娶夫人。

羞得奴在空房投環自盡，告冥王領牌票去把他尋。
又誰知他改惡為官清正，冤魂鬼不能夠逼近他身。
每夜晚在城門哭訴痛恨，忽聽得他長子科舉進城。
奴因此在場中把你久等，父欠債子填還理所當行。
說明了你該要還我性命，不找你劉少卿又找誰人！

少卿邊聽邊想：「他是我父壞他名節，半途丟棄，使他身孕自縊，造下淫罪，欠下命債；如今來索我命，父欠子還，理所當然。又要打個啥子主意才能躲脫？哦，有了！不如就鬼打鬼，用些好言與他陪禮認錯，認他為娘，特此冤仇解釋，或可能逃性命，也未可知。」鬼婦方才說完，即慌忙跪泣道：

一聽此言膽駭碎，哀哀上告把話回。
進前一步雙膝跪，慈母老娘免傷悲！
「難道喊我做娘，連命債都不要了嗎？」

呀，媽呀！
爹爹有罪兒無罪，
「父欠子還，莫啥講頭！」
還望兒母發慈悲。寬兒一刻命不廢，你兒從中有改為。
「命欠要還，有啥改為？」

呀，媽呀！
你原是兒嫡親輩，兒願致祭盤屍回。
免作他鄉孤魂鬼，將屍埋葬祖墳堆。
父親百年歸仙位，與媽合葬立塊碑。
生前不能成雙對，死共墳台效于飛。
家令設立一靈位，早晚焚香化紙灰。
多接宣講贖父罪，超度母魂往西歸。
「誰信你那誑言！出場還認得我嗎？」

媽呀！
兒若出場把心昧，背母恩德願遭雷！
這陣哭得心如醉，總望兒母把恩垂。

玉英低頭不語，眼淚雙流。少卿又曰：「媽若饒兒一命，媽即是兒再生之母，兒即是媽親生之於。春秋祭祀，子孫頂敬。兒若幸得功名，即與媽請誥封，光榮泉壤，豈不勝於報仇乎？」玉英聽得此言，歎氣一口，說道：

劉生駭得淚長淌，口口聲聲喊老娘。
他父把我名節喪，天大冤仇豈尋常！
將他兒子來抵償，父欠子還理該當。
本待擒著不鬆放，聽他說話又在行。
把我奉如嫡母樣，招魂致祭設靈堂。
盤屍願傍祖墳葬，陰魂與他父成雙。
多做陰功還父賬，超度冤魂上慈航。
言言合理情妥當，句句軟我硬心腸。
我若不把仇來放，他是塵世盡孝郎。
低下頭來自思想，報仇敢把孝子戕？
倘若上聖知情況，二罪歸一怎下場？
展開笑容把話講，我兒請起站一旁。
兒你純孝無虛誑，天大冤仇付東洋。
說畢，忽然不見。

少卿驚定而喜，忽記一事，喊道：「媽快轉來：媽呀，快快轉來！」喊了幾聲，見玉英復至，曰：「我已聽爾之言，解了冤仇，爾又喊我做啥？」少卿曰：「莫問母親，兒今科功名若何？」玉英曰：「爾的功名論理今科該中，因兒父壞娘名節，致娘於死，以此罪過，把兒功名削了。」少卿泣曰：「可憐兒坐破寒窗，磨穿鐵硯，只望播一功名，揚名顯親，誰知受父之累。想兒父壞娘之節，乃父之愆，非娘之過，自然神欽鬼服，懇求娘到桂院代兒求情，倘得僥倖，兒盤屍回才有體面，且於娘之臉上也增光榮，那時才好請得誥封。」玉英曰：「為娘名節已玷，飲恨窮泉，怎能見文聖求情？」少卿哭泣不已。玉英曰：「感兒孝心，為娘勉強一行。」半夜轉來，滿面春風，不似前番兇惡，向少卿曰：「恭喜我兒，功名可望。」少卿稱謝不已。玉英曰：「此非娘之功，乃兒與娘解冤，使娘怨氣消散，一片孝心感格上帝，將爾父罪案除了，復兒功名。我兒好好做文，若有疑難，一喊即來。」

少卿歡喜，精神爽快，詩文脫稿，恐有錯誤，無人考正，忽憶母言，喊了三聲，玉英忽在面前。少卿將詩文呈上，求其改正。玉英看罷，曰：「文章極妙，但詩的神韻看來不遂心意，待為娘與兒更改。」少卿見改驚異，想道：「此女不但貌美，而且才高，無怪我父敗品喪德。然既亂之於始，就該成之於終。幸喜我有主見，不然枉送性命！看來這淫孽是犯不得的。」玉英囑曰：「兒去盤屍，娘有二百私房銀放鴻興順處，兒向婆取約收討，追薦先夫，也可了娘一番心事。」少卿曰：「兒去盤屍，母親必在那裡。」玉英曰：「娘無面還鄉，願到兒家去。」少卿曰：「如此極好。」